



第一個職務

安東諾夫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0(2)
3050₈₀

第一個職務

安東諾夫 著
許 堅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56 文學 100

第一個職務

者 [蘇聯] 安 東 諾 夫
者 姚 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787×1092 1/32

2 1/2

51,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4 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2,60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安東諾夫是蘇聯優秀的短篇小說家。

作者在這本書裏，通過平凡的日常生活，以輕快的筆調描寫了一個剛從學校出來參加共產主義建設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和高貴品質：熱情，勇敢，一絲不苟，熱愛人民，忠於人民的事業。

СЕРГЕЙ АНТОНОВ
ИЗБРАННОЕ
ИЗ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2

尼娜·克拉夫佐娃在學院畢業以後，就被分配到一座大樓的建築工地上工作。尼娜和她的父母一起住在莫斯科一條清靜的、石子路面的胡同裏。雖然尼娜在畢業考試後不多幾天就過了二十三歲生日，但是很多初次和她相識的人，都認為她是在大學一年級或者二年級學習，年齡至多不過二十歲。爲什麼會這樣，原因很難說。可能是由於她在學院的全部時間內，一直也沒完全改掉中學生的那些習慣，把鬍子長得老長的同學叫做「我們的孩子」，也可能是人們被她那雙隔得很開的、對人輕信的大眼睛和那還可以看得出童年的斑點的小而平坦的鼻子矇混過了。只有和尼娜很熟的人們才驚奇地注意到：她的智慧、伶俐和實際的理解力是成熟得多麼迅速。

關於大樓的情況，公司裏的人對尼娜說：「工程才開始不久，工程技術人員也還沒有配備齊全。克拉夫佐娃工程師，我們指望着您的幫助啊。」尼娜在最後一句話裏覺出了她很熟悉的那種善意的玩笑口吻，成年人在同小姑娘說話時總是這樣的。但是這次尼娜却並不生氣。

「沒關係，」她從公司回家的時候心裏想。「好，我一去上工，他們就會用另外的態度和

我說話了。工地主任叫我在一個月以後才去；可是，如果我放棄這最後一次學生的假期，他一定會滿意的。」

第二天早晨，她穿了淺色的綢衫、鏤花皮鞋，拿了白色的手提包，生平第一次僱了一輛出租汽車到工地去。手提包裏放了很多文件：夾在賽璐珞夾子裏的共青團員證，寫着襪了色的「學生」字樣的身份證，嶄新的、號碼已經到了六個數字並且打着「優等」兩個紅字的工程師證明書。

大樓的鋼構架，好像巨大的書架子一樣，老遠就可以看見。但走近它却要很多工夫：沿着一條條街道，一會兒接近了，一會兒好像又離遠了。

「您在那兒工作嗎？」司機問。

「是的，」尼娜想了想，回答。

「要蓋很多層嗎？」

這點尼娜還不知道。

「二十六層，」她隨便說了一句，但是忽然想到，司機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是爲了試試她，就又加了一句：「如果樓頂的塔不算。」

他們終於到了。尼娜朝大門走去。重型自動卸貨卡車開進工地，還有很多穿帆布褲子的婦女出出進進走着。大門口，一個穿短外衣的老頭兒把她攔住，向她敬了個禮，抱歉地說：

閒人不能進去。尼娜心裏有些不高興地說她並不是閒人，一面拿出工程師證明書來。

「這種證件對我們沒有用，」老頭兒嘆了口氣說，「您到傳達室去領張出入證吧。」

「別人走進走出都不要，可是對我却非要不可，」尼娜更生氣地想。

「我找工地主任，」她嚴厲地說，但那樣子並不很像。

「全是一樣。找主任也好，到哪兒也好，都要有出入證，姑娘，」老頭兒沉着臉說。「您給三十七號打個電話吧。」

過了半小時，人們給她一張粉紅色小紙條，她懷着懊喪的心情進了工地。

由無數鋼橫梁和直柱所組成的構架聳入雲霄，在這裏，從底下往上看，它已經完全不像書架子：它高聳在蔚藍的天空裏，壯麗雄偉，好像是畫在半空中的一樣。空中飄着雲朵，因此，看去這巨大的構架彷彿在慢慢地倒下來。載着黃沙、水泥、貨箱的自卸卡車和載着鋼骨水泥板、生鐵管子的普通卡車跑來跑去，車身砰砰直響。尼娜的頭頂上有個擴音器咄咄的響了一聲，接着一個帶烏克蘭口音的姑娘說道：「第三工區主任請注意，請立刻把運輸申請書送來。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總工程師要運輸申請書。我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請……」但是擴音器又重複說些什麼，已經聽不清了：不知哪裏，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人們開始用大鎚敲打柱子，於是整個構架，從上到下，就好像吉他一樣響起來。人們都在做着事情，一個拿着紅色信號旗的小伙子正向什麼地方趕去，他後面跟着一個電燈匠，他提着

一盞裝有燈泡的檢查燈，彷彿是從什麼地方連着電纜拔下來的。在柵欄旁邊一個帶銅耳環的姑娘正在釘一塊用鏤花模版刷成的標語牌，上面寫着：「安裝工人請檢查一下工作地點」，可是在「安裝工人」四個字後面却没有逗點。在這樣有趣的建設中，這個姑娘却做這種瑣碎的工作，尼娜心裏很替她惋惜。她向辦公室走去了。

主任不在。年輕的女祕書很冷淡地請她到幹部科，往左第三個門，去填張履歷表。幹部科科長接見尼娜時也沒有表示特別的驚奇。他從保險櫃裏取出幾張空白履歷表，向她說明，不能劃綫、塗抹，也不能光寫「沒有」兩個字，並要她明天就把免冠像片交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尼娜竭力安慰自己，「這裏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真的，為什麼對我偏偏要特殊呢？」然後她就到會客室去等主任，一直坐到女祕書勸她先去見總工程師羅曼·加夫里洛維奇。

「也許，您可以先向他報告一下嗎？」尼娜咬了咬嘴唇問。

「何必報告。就這樣去吧。」

總工程師辦公室的陳設很簡單。空蕩蕩的書桌上放着一塊磚，普通蓋房子用的紅色空心磚。桌子後面坐着一個高個子，他很瘦，雙手又黑又細，正在打電話。他的黑頭髮裏夾雜着乾草樣的花白頭髮。「神經病，」尼娜看到桌上放着連成一串的迴形針，心裏想。

「現在請把K·P·二百七十二號圖找出來，」總工程師一邊仔細打量尼娜，一邊用帶些沙啞的聲音說。

「快點。找到了嗎？您看見左邊窗孔旁邊有十二——四十這幾個數字嗎？很好，加上支柱的高度，這就是你們腳手架的高度了。不行，再低了不行。即使十公分也不行。」總工程師揚了揚他那濃密的眉毛，把目光停在白色手提包上，這時尼娜心裏責備自己不該把它帶出來。「爲什麼要無緣無故地墊高呢？您應該自己想，親愛的，您找一下K·P·二百二十一號圖……對，對呀，突出的斜桁頭上加根木頭補強……擱上幾塊板就行了……」

總工程師放下聽筒，驚奇地問道：

「您來找我嗎？」

「是……」尼娜想要稱呼他的父名，但一時想不起。「我是分配到您這兒工作的。」他打開了工程師證明書，專心地看着各科分數。

「證書上還沒有什麼污點，」總工程師說。「我希望，它會永遠這樣嗎？」

「我也這麼希望，」尼娜肯定地回答。

「這可不這麼簡單了，」總工程師向履歷表看了一眼，重複說：「這可不這麼簡單了，尼娜·華西利耶夫娜。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都有很多合理的要求。這個地方這一樣不喜歡，那個地方又有另一樣不對頭。很自然，這樣的年輕人就從一個工作崗位跑到另一個工作崗位，並且到處都拿出他們的優等證明書……哦，捏來捏去，就弄髒了……」

「我想……」尼娜剛要開始說話。

「您畢業前在哪裏實習過？」總工程師不客氣地打斷她，從他說話的口氣，尼娜明白，她已經是下屬，而他是首長了。

「雅洛斯拉夫里，」她回答。「我需要搜集材料寫畢業論文，就要求不要分配我做負責的工作，所以派我做的是和建設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提起來簡直害臊……」

「分配您做什麼？」

「安全技術。」

電話鈴響了。總工程師說：「過一會再打來，我有事，」他把電話掛上，說道：

「真是再巧沒有。」

「巧些什麼？」尼娜不明白。

「您知道，安全技術工程師的職務，我們通常都是派有經驗的人做的。不是白了頭髮就是禿了頂的人。可是這幾天我們的工程師病了，我們沒有辦法——只有請您來擔任這個工作了。」

「去張掛文法不通的標語牌嗎？」

「有時也要做。不過不能出錯，一般地說，像您所了解的，這樣的職務根本不容許出錯。」
「如果現在不堅決拒絕這個工作，往後就更難接觸真正的建設工作了，」尼娜心裏想。她兩手緊抓着手提包，立刻改變了剛才的含蓄的腔調，說道：

「啊呀，不，真的！這個工作我不願意做。」

「爲什麼？」總工程師緊皺眉頭，開始用細長的手指迅速撥起那串迴形針來。

「請您自己想一想吧，這是什麼工作呀，羅曼·加夫里洛維奇！」尼娜忽然記起他的父名來，但由於激動竟沒有注意到這點。「我學的是建設，我也希望建設。可是這種工作只能搞壞羣衆關係。不，不，我不願意做……」

「哦，這就是第一個要求了，」總工程師疲倦地笑了笑。「那麼我向您提一個折衷辦法：在我們那個老頭兒出醫院之前，您暫時代替他工作。在這個時期內您可以留心看看，給自己挑一個合胃口的的工作，我一定照顧您的興趣。順便說說，這些興趣暫時我們還不知道。對我來說，您現在還好像裝在悶葫蘆裏一樣。而且，這對您自己也是一樣。」

「您不會忘記您的諾言嗎？」

「我和您不是在幼兒園裏，尼娜·華西利耶夫娜。」

他們出來到了一塊平台上。尼娜小心地不讓扶梯的欄杆扎着自己的手，跟總工程師爬到一所天花板還沒有弄好的大廳。許多剛生鏽的工字形柱子伸向天空。絕緣的皮線向四面八方伸去，到處都可以碰到一堆堆濕沙。這裏放着一隻蓋着油毡的大箱子，上面寫着很多警告性的字樣：「此面向上」、「請勿倒放」、「小心」等。角落裏有一間用背板、匆忙釘成的小木棚，門上畫着一個骷髏和幾根骨頭，寫着：「注意生命危險。高壓。」一個把帽子戴在後腦勺上的

人向總工程師走來，驚奇地向尼娜看了一眼，問：

「羅曼·加夫里洛維奇，混凝土攪拌機怎麼辦呢？」

「用拖車把它拉到這兒來吧，」總工程師說。

尼娜在一隻下邊裝着輪子的小鐵箱旁邊停下，向高得使人頭暈的地方望去：那裏起重機吊着的一根柱子正在晃動着慢慢飄過去。忽然，小鐵箱卜卜地響起來，好像發了熱病一樣。尼娜嚇了一跳，退到一邊。

「別怕，」總工程師笑着說，「這是電鐸變壓器。這不過是鐸工鐸接的時候把變壓器打開罷了。」

「我一點不怕，」尼娜竭力掩飾，「我不過走開一點……」

「這是宴會大廳，」總工程師指點着一堆堆的沙子和生鏽的柱子，繼續說。「那邊是樂隊的地位。冰鎮的香檳酒和其他山珍海味都從這裏拿出來。這是我們的工作中心——第三工廠……」

尼娜聽到一陣輕輕的呼嘯聲，不知什麼東西來勢很猛地把箱子蓋都打穿了。

「這是怎麼回事？」尼娜吃驚地問。

⑨ 背板是不去樹皮、拿樹榦直接剖成的木材。

「這就是沒有安全技術工程師的結果，」總工程師說。「您看見第十六層樓的標高上有一個鉚工在工作嗎？你瞧——他把鉚條燒完，隨手就把剩下的一頭扔了下來。」

「可是這樣會砸死人啊。」

「可不是。到這裏，我們的談話暫時不能不停止了，尼娜·華西利耶夫娜。這種事情必須立刻制止。」

「您到鉚工那兒去嗎？」

「不，找工區主任。」

「那麼，我上鉚工那兒去。好嗎？」

尼娜找到梯子，向上跑去。用粗鐵絲網做成的梯級，在她的脚下噤噤地響，梯子好像透明的，下面走路的人，從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概，我已經跑過第十六層啦，」尼娜忽然醒悟過來，她停下來喘着氣。這時帶銅耳環的姑娘正輕輕哼着歌子迎面走來。

「這是第幾層？」尼娜問。

「九層。您上幾層？」

「十六層。鉚工在那兒工作嗎？」

「十六層上只有阿爾先季耶夫在工作。」

天空中，不知什麼地方響起了擴音器的聲音：「第三工區主任請注意，總工程師在您的

辦公室裏等您。我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請您立刻回辦公室去，總工程師找您……」

尼娜邊數邊爬，到了十六層樓，在一塊窄小的平台上停下來。

在距離她兩個跨度的地方，一個穿短上衣和帆布褲子的小伙子騎馬般坐在一根橫梁上。他下面的柱子中間有鳥兒在飛來飛去。他臉上戴着一個面盔似的有兩個雲母鏡片的面罩，全神貫注低頭對着交叉點，正在用鉚條鉚接鋼梁的橫角鐵。小伙子腰裏圍着寬大的安裝腰帶，掛勾套住柱環，看樣子他在這樣的高空中竟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他的帽子掛在一根螺栓上，鉚條包掛在另一根上。

「您好！」尼娜說。

年輕人抬起面盔，尼娜看見他那雙灰色的眼睛睜隨着，薄薄的嘴唇不耐煩地緊閉着，鼻孔一掀一掀，頭髮亂蓬蓬的。年輕人嘲笑地向尼娜打量了一下，回答：

「祝您健康。您來我們這兒參觀嗎？」

「不，不是參觀。您姓什麼？」

「彼得洛夫。」

「名字和父名呢？」

「彼得·彼得洛維奇。一九二八年生。沒有在白軍裏服務過，也沒受過審判……」

「如果您再這樣工作下去的話，阿爾先季耶夫同志，怕就會送您去受審判了，」尼娜說

着，像總工程師那樣竭力揚眉毛。「那時您的履歷也不會這樣神氣了。」

「您是什麼人呀？」阿爾先季耶夫把電鐸夾子放在橫梁上，吃驚地問道。

「把這個拿去吧……」尼娜不知道那個工具叫什麼，結結巴巴地說，「把這個小手把拿去吧。如果它掉在什麼人的頭上——誰負責任？」

「可是您是什麼人呀？」阿爾先季耶夫更莫名其妙了。

「我是什麼人，這不重要。我是安全技術工程師。」

「哦——！……那您就負責嘛，」鐸工平心靜氣地說。「應該掛個網子。」

「那當然。可是為什麼要我負責……第一，我才第一天上班，」尼娜剛要說下去，却忽然想到無形中她已換了一種解釋的口吻，就斬釘截鐵地結束道：「第二，您把鐸條頭扔到下邊去您就要負責。」

「沒有這種事。」

「鐸條頭掉下去的時候，離開總工程師的腦袋只有半公尺。」

「沒有這種事，」阿爾先季耶夫又說。「我所有的鐸條頭都在袋子裏。」

「那麼你認為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當然，我那些鐸條頭都在袋子裏。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數一數。」

「他認為我決不敢從這條橫梁上爬過去，」尼娜氣得臉都發了白，心裏想。「好吧，」她

就登上了那條狹窄的橫梁。

要是在另一種情況下，尼娜在這下面有小鳥飛來飛去的橫梁上，當然是不敢跨第二步的。但她是個好勝的人，而鉅工以譏諷的態度對待這樣嚴重的事件終於使她忍不住了。她走過了第一個跨度，很快繞過柱子，又沿着第二根橫梁走去，她看到下面很遠很遠的地方，一輛裝着磚頭的卡車和正在舉手敬禮的那個看門老頭兒小得像把望遠鏡顛倒過來看的一樣，這時她才醒悟過來。她立刻頭暈起來，雙手抱住柱子。「我回不去了，」這是她的第一個念頭，「這裏不鋪上地板，我是回不去了。」

「不要靠着柱子，」鉅工警告她，「您會弄髒衣服的。」

「請放心，」尼娜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她下決心要對高空習慣起來，強制自己往遠的地方望去。她看見很多房頂：紅的、黑的、綠的和銀色的都有；她還看到幾千個用石灰刷白的煙囪、房子中間蔥鬱的樹木、打掃得乾乾淨淨的院子和天體館的銀色圓頂。從橋那邊，一條劃着白綫的寬闊的大街蜿蜒着伸開去，尼娜還認出了她每天去買麵包的那條街道。大街上蠕動着蛋黃色頂子的無軌電車，長長的一隊載重汽車向城外開去。有時候，電車從街角爬出來，從這裏望過去，它們不知爲什麼變成了黑的顏色，慢慢地、慢慢地穿過街去，好像有人用線牽着它們似的。十字路口擠着一羣羣小汽車。尼娜看見橋上有輛拖車，大概那就是去拖混凝土攪拌機的車子了。離橋不遠就是火車

站的閃着耀眼光芒的玻璃屋頂。從車站過去很遠，在所有的房屋、工廠的後面，莫斯科大學的白色大廈望去彷彿貼在天邊似的。望着遠方時，並沒有什麼可怕，甚至很有趣。但是只要尼娜一看到大門、傳達室和看門的老頭兒，她的頭就又暈起來，高空的恐怖控制住她，她閉上了眼睛。

這時候阿爾先季耶夫取出掛在螺栓上的口袋，拿出幾根鋸條來。

「您看，工程師同志，」他說，「我從倉庫裏拿來二十五根，可以核對領料單。沒有用過的還剩這麼多……」他開始數起來，尼娜仍舊閉着眼睛想：「我究竟怎麼走回扶梯上去呢？」

「您看，還剩十九根，」阿爾先季耶夫又說，「鋸條頭是五根，請看：一、二、三、四、五，夾子裏還有一根。收支平衡。沒有錯兒。」

「可是那個鋸條頭是從哪兒掉下去的呢？」尼娜問。

「不知道。可能是米齊卡扔下去的。」阿爾先季耶夫抬頭看了一眼。

上面一層上坐着一個黃頭髮的小伙子，他倒戴着帽子，也在鋸交叉點。

「米加^①！」阿爾先季耶夫叫了一聲，那個青年抬起面罩，朝下看了看。尼娜看到他的臉寬大而善良，鼻子很闊，眼睛隔得很開，並跟所有的鋸工們一樣，有些發腫。

① 米加即米齊卡，後者是卑稱。